



生命如何測量？ 是身體數據， 還是心裡是否甦醒的光？

文 | 范情 |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
圖 | 《生命徵兆》劇照，Siamese Films提供

《生命徵兆》（原法文片名 *Les Signes Vitaux*，英譯為 *Vital Signs*）是加拿大魁北克女導演蘇菲·德拉斯普（Sophie Deraspe）2009年的電影，2010年女性影展譯為「生命出口」，以安寧照顧中心為主要場景，藉志工西蒙（Simone）照顧瀕死的生命與西蒙的人生交織，觀照身體的變貌與生命的意義。

鏡頭俯視，床上的女子雙眼緊閉、瘦骨嶙峋，醫護人員無聲地來回忙碌，將女子雙手安置胸前，放上一束小花，「喇」地拉起床罩覆蓋女體。安寧病房外的街角，薄霧晨曦輕披，新的一天開始。

女主角西蒙來到安寧病房，才知祖母突然過世。手捧著一箱祖母遺物，不

知如何是好。西蒙檢視箱中物品，將一串透明小天使風鈴送給一位白髮駁雜、眼神疲憊不相識的輪椅老太太，留下整箱遺物，逕自離去。

祖母遺物中有一幅西蒙的畢業照，處理遺物的律師告訴西蒙，祖母生前以她為榮，但祖母臨終，西蒙來不及被通知，她也不認為有看遺體的必要。棺木旁寥寥幾人，靜謐的教堂葬禮，只有西蒙的小狗嗚嗚哀鳴。

西蒙是祖母身後的唯一親人，卻彷彿與祖母沒有關連。她若有所思（失）地回到安寧照顧中心，看著接收風鈴躺在床上的老太太，房間擺掛西蒙祖母的遺物，桌上還有西蒙的畢業照。西蒙決定到中心當志工，照顧老太太，也開始了她與各種病體和生命的關係。



死亡折射不同的生命色彩

家屬打包行李、醫護人員護送遺體是安寧照顧中心尋常景象，但死亡在不同的人生折射出不同的生命色彩。曾與西蒙在院中錯身而過的瘦高清麗男子，手扶欄杆斜倚牆邊，緩慢拖動身軀，上半身及手臂的刺青醒目。當醫護人員為床上的他讀取脈搏，最後放下，凜冽淒厲的樂音綿延，如北國冬雪迤邐，鏡頭俯視仰頭撫胸的哀傷家屬，恰似十字架鳥瞰人間街景。

西蒙幫輪椅老太太洗澡，護理人員在浴缸邊墊毛巾，讓老太太舒適倚靠。浴缸裡是全身裸露、乳房塌垂、肚臍鬆弛、皮膚皺摺、胸前貼滿儀器的身體。西蒙幫老太太擦拭，無親無故的老太太告訴西蒙，希望趁她睡著時，給她一劑，不必告訴她，讓她走時什麼都不知道。

中年女子進中心時，臀部已潰爛。她對所有人不滿，在護理人員面前，不

要志工西蒙幫她清洗臀部，因為有人收錢做這工作；抱怨肥皂味道臭，卻是她指定的牌子；認為自己很乾淨，因為還沒離開照顧中心。刻薄的話也落在看望的家人身上，在西蒙和兒子前，當面數落丈夫是兩面人，認為自己不在乎丈夫和情婦在一起，說自己的人生是一場爛戲，嘲笑變老不是悲劇，而是笑話，一旁的兒子只是無語流淚。

身體是生命必然與偶然的標記

西蒙在安寧病房面對各種身體和人生，回到住處，疲憊地脫下衣褲，緩緩卸除義肢，此時觀眾才赫然發現，身影修長、行動翩翩、自信滿滿的西蒙卸下塑製的輔具後，雙膝以下是殘留的兩小塊肉柱，對於不曾親身接觸身障者生活的觀眾而言，這個視覺衝擊也讓觀眾重新整理先前的影像意義，面容姣好聰慧的清麗佳人竟然是肢障。

許多小小的偶然造成人生意外災難，西蒙雙膝以下套上義肢是某次車禍後的結果，而身體也因生命進程及各種經驗有不同樣貌。導演將鏡頭停駐在生命經驗留下的身體痕跡，不論是西蒙男友波利斯（Boris）撫摸她背部的疤痕、老人衰頹遲鈍的體態、死亡發黑的下肢、僵直身體、男女親密做愛後身著上衣在床上歇息的陰莖、陰部，鏡頭逼視，沒有美、醜或態度，觀眾必須面對

自己對身體變貌的防衛、拒絕、禁忌與刻板印象。

就連年老、身障使用的輔具：水杯裡的假牙、卸下的義肢，其實都承載虛假、人造、可怖的沉重意像。但影片裡浸泡在水杯中的假牙，可以幫助咀嚼進食，也是小女孩趁老人睡覺，偷偷戴起，嚇唬手中布偶的道具；義肢代替失去的雙腿，也可以是西蒙與波利斯嘻鬧時，他扛在肩上或輕拍西蒙的玩具。導演將身障輔具沉重的意義轉變成輕鬆、有趣的日常經驗。

生命中的輕、重如何測量？恰似雪花與重金屬

身體是生命走過的徵象，也是與人相連的憑藉，身障、病體和所有身體一樣需要溫柔安慰與體恤。西蒙與波利斯身體的互愛與細膩撫觸；安寧病房角落裡，癌病婦人與親人額頭互靠、相倚廝磨；身形壯碩的男子在西蒙為他刮鬍梳洗後說：「媽媽會很高興看到自己梳理得很乾淨。」^④而當西蒙性愛般地撫觸他的臉頰、頸項，男子觸動流淚。

一點點溫柔讓病體無以回報，白色鵝絨般雪花輕盈飄落，對照黑色重金屬樂團激烈演奏；雪花雖輕，積累後沉沉地覆蓋樂團音樂與整個畫面。生命中的輕是優雅驕傲的病中婦人淡淡地對親

人說的「今天來晚了」，是壯碩男子因疼痛睜眼哀嚎，注射嗎啡才能舒緩的啜泣。若輕似無，卻是生命存在需要的重量，也能覆蓋生命，如厚雪覆蓋大地。輕與重、白與黑，影片中不斷以對比強烈或彷彿錯置的音樂、物像比喻、翻轉我們對人間事物的體悟。

西蒙沒有「女性」與「身障者」雙重的依賴、弱者、被照顧者的印象，院中一位老者問她和這些垂死的人混在一起做什麼？西蒙說想知道她可以給出什麼，老先生說：「還沒死的人，只需要活人陪伴。」

如輪椅老太太對西蒙說：「我沒什麼可以給妳，但在另一個世界我會記得妳。」西蒙毋須擔心損失，即獲得受照顧者感激，她參與他人瀕死的生命，感受臨終陪伴私密的時刻，觀看、觸摸死亡的病體，輕易建立了她與祖母無法擁有的關係。她甚至做了只有親近的人才能介入的生命決定，讓輪椅老太太誤以為西蒙為她注射藥劑，可以撒手離開；



④ 文中引述之台詞皆為作者自譯。



為苛刻的母親假造溫馨道歉的遺言，卻被她兒子識破，回以西蒙必定是寂寞透了才編織這樣的謊言。

西蒙抱回輪椅老太太的遺物——「分享某人臨終時刻是難得的親密（“It's a rare intimacy to share their dying moments”）」，西蒙說，但輕易短暫的關係也讓她失落，反映生命中沉重的需要。勸西蒙離開安寧中心的醫師說：「一個害怕踏入安寧中心的人可能是有問題的，一個一天到晚待在安寧中心的人可能也有問題。」

讓心裡的光醒來，讓他人進入生命

安寧中心外的西蒙，和至親祖母彷彿沒有關聯，迴避、拒絕波利斯的關切，認為兩人沒有關係、不是男女朋友，互不相欠。一次激烈的爭執中，波利斯說他會隨時回應西蒙的需要，但西蒙說他一事無成，自己都站不起來；波利斯質疑西蒙自以為是的擁有（如哈佛

學生頭銜），站得又高又直，可以給別人東西，卻對別人無感，必須感覺他人的死亡，才能活出自己。波利斯推倒西蒙，以身體殘障的事實逼迫仆倒在地；西蒙求助，正視自己的生命需要他人；但西蒙不開口，自己穿好義肢坐起。身體的老、病變貌與生命獨立或依賴、堅強或脆弱，滿足或缺憾、存在與否無關，生命需與他人連結。波利斯直擊穿著輔具來去自如，義肢人生堅強無缺的西蒙，不能坦承需要的驕傲，不敢相信、不願承擔風險、無法建立關係的脆弱。

聖誕吊飾佈置的舞台上，癌末婦人歌唱：「心的抽屜，有一道光，睡著的光會醒來嗎？會發光嗎？」西蒙接受波利斯的道歉，也接受波利斯進入自己的生命。告別中心病友，繼續學業，與男友波利斯說笑地在雪地駕車。片首白髮皤皤、表情凝滯的老人彈撥節奏輕快、活力鏗鏘的電子吉他，老態龍鍾與熱烈青春的搖滾電音可以融合無礙；片尾歡樂的歌曲唱畢，歌者說「明天見！」「明天會再見嗎？」生命有必然的進程無法停留，死亡也可能是下一個轉彎處偶然的意外。在死亡邊緣，生命的徵兆如何測量？是脈搏、呼吸、體溫、血壓等身體數據？身體的變貌？或者是心裡是否甦醒，會不會發亮的光？